

包公断案传奇

卷一

包公

包公断案传奇

童 叟 编著

(陕) 新登字 001 号

包公断案传奇

童 叟 编著

陕西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激光照排所排版 西影彩印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4 插页 205 千字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224-02166-0 / I · 524

定价: 5.00 元

目 录

彭监生京城应考奇案记·····	(1)
血衫·····	(10)
淫僧作恶·····	(17)
黄菜叶下的死尸·····	(23)
假驸马忘恩负义记·····	(34)
巧断奸杀案·····	(46)
蓝色的谷籽·····	(54)
指腹为婚引起的祸端·····	(59)
生龟告状·····	(73)
善心招致的恶报·····	(80)
花烛惨案·····	(87)
拷打石碑擒盗贼·····	(93)
墙上之诗·····	(99)
埋在地下的绣花鞋·····	(107)
皇案·····	(115)
灾厄·····	(122)
杀假僧智破谋财害命案·····	(131)
伪装的新娘·····	(137)
栽赃·····	(143)
包公斗智擒劫贼·····	(151)

借衣服引出的祸端·····	(157)
红衣女人·····	(167)
无头死者·····	(176)
荷塘凶案侦破记·····	(187)
蛛丝蚂迹·····	(199)
袁恒因嫉杀人案·····	(203)
假道人贪淫丧命·····	(209)
孩童不报假案·····	(218)
卦辞·····	(223)
藏在画轴中的遗嘱·····	(231)
鼻孔中的长钉·····	(237)
孙公子杀夫谋妻案·····	(243)
寺院里的罪恶·····	(250)
吴清江托梦辨冤记·····	(258)
因卦爻而引起的故事·····	(266)
包公猜字破迷案·····	(275)
背信弃义的恶徒·····	(285)
陈月英嚼舌引死·····	(293)

彭监生京城应考奇案记

山东有一个叫彭应风的监生，同妻子许氏一道带着五岁的儿子，前来京城参加会考选官，在西华门一带住在一个叫王婆的店里。从山东出发时错听了会考日期，赶到这里时才发现离选期还有整整半年时间。回去吧，路途遥远，手中盘缠亦不宽裕。不回去吧，硬等半年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倒是那王婆主意多，建议许氏绣做凤头花鞋，可以卖一些钱。彭应风和妻子仔细商量了一下，便决定依王婆的意见，在这店里暂且住下来，再从长计议。从此，许氏便一心绣花做鞋，收入还算可以，一家三口可以混个温饱。

这时，浙江举人姚宏禹正住在褚宅家楼，与王婆的旅店遥遥相对。姚宏禹见许氏长得十分漂亮，即过到王婆处相问：

“楼上的小娘子是哪里来的？”

王婆回答说：“是从山东来的，是来京会考的彭监生的妻子。”

“小生想跟她认识一下，不知王婆肯不肯给个方便？”

王婆什么世面没见过，什么事情没经历过？自然知道姚宏禹的心事，满口答应道：

“这有什么难的？官人愿意，老身自当相帮。”

姚宏禹满心高兴，对王婆说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就全部拜托

了，小生听命。”

说完，姚宏禹给王婆塞了些打点用银两，又低声商议一阵，两人相辞而别。

王婆思量那彭应风单靠妻子许氏做鞋为生一定感觉万分窝囊，这时候支使他做一些赚钱的事情，他不会不做的。

这天中午，王婆上楼去看许氏，见彭应风夫妇正并排坐在床边为生计长吁短叹，便说：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还能被这等区区小事难住？你识文断字，为什么不到午门处写些榜文之类的，挣一些钱呢？单靠娘子绣花做鞋，着实不易。”

彭应风听了很感兴趣，详细了解了一下门路。许氏也说：

“你觉得要是可以，那就去吧，总比一直守在家里强些。”

彭应风听了，当下就决定下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即带上一支笔前往午门，讨些字写。午门前面很是开阔，桧柏成林，气象万千。在这里等着写字的人不少，都是一副穷酸模样。彭应风靠站在一棵桧柏树前，心颇为闲散，这样多寻求写字的人，即使官家求用，怎么就能轮上他？

正想间，只见钦天监走出一个校尉，要一个写字的人。穷酸书生尽皆向前，将校尉团团围住，争先要去。彭应风远远看着，不知该不该拥挤到那群人中去。

没想到那校尉没点一个围拢着他的人，竟自走到彭应风面前，问道：

“你这个人会写字么？”

彭应风连忙回答说他会写。

“那你就随我来吧！”

校尉把彭应风带进钦天监，见了李公公。李公公将彭应风盘问了一番，还觉得满意，就让校尉带他去东廊抄写表章。彭应风干得认认真真，十分仔细。

晚上，他又回到店中，对王婆和许氏说：

“李公公喜爱我的字体，他说他将不再换人，让我一直抄写下去。他还问我，愿不愿意住到府内？我说我要问一问妻子。”

许氏不舍得，说钦天监离这里并不远，晚上还是回来的好。王婆心里有鬼，竭力撺掇彭应风住下。

“我知道李公公这个人，他爱人勤俭，极重品德。他既邀你去住，你最好还是去，在那里好好干上一个月，他自然敬重你，以后会考选官，他也会帮助你的。娘子在我家中，不必挂念。”

彭应风听从了王婆的话，住到钦天监里面去了。又过五天，彭应风抽空儿返家，说要把儿子带在身边，辅导他认字读书，李公公也已同意。许氏一想，这样也好，便同意了。

从此，彭应风便带着儿子在钦天监长住了下去。

王婆心想：我如果仅仅给姚举人介绍许氏，能得几文

那彭应风在钦天监内，不知何日才得出来，我看倒

，她便急急忙忙去找姚宏禹。对姚宏禹说：

老身经见的人事就算够多的了，可从来还负义、不念前情之人。那彭应风近日在钦天

监寻了个事做，自以为锦绣前程已定，竟然托我要将许氏卖掉，以一心企求功名，你说可恨不可恨？”

姚宏禹一听这话，正中下怀，忙问：

“他要多少银子？”

王婆回答说：“一百两。”

姚宏禹不假思索，取银七十两，递到王婆手里。

“此事愿婆婆成全。这七十两银子暂收下，过几日再送七十两，除过给彭之外，其余给您孝敬。”

王婆将银收下，说：

“我这个人心肠软，谁央求办事都认真。这样也好，就算我一举成全了彭应风、许氏和你三个人吧！”

过几天，姚宏禹果真又送来七十两银子，并告知王婆说，他已经被封官了，任陈留县知县，即日即可去赴任。

王婆说：“这十分是好。我马上将银子送给彭监生，你走马上任之际，即可带上许氏。”

姚宏禹大喜，称谢不已。

又过三日，姚宏禹行期已定。

王婆对许氏说：

“娘子，彭官人在李公公处混得十分得意，今天特意让人用轿子抬你过去，一起居住几天。现在轿子已经来了，正在门外等你。”

许氏信以为真，当即收拾东西，上轿去了。

王婆抄近路到王家湾港口姚宏禹的船上迎下轿，在船头见到王婆，颇感惊疑，问道：

“你不是说彭相公接我去钦天监么？怎么

王婆说：

“娘子不知。彭官人前日不知为什么事惹了李公公，被赶出了钦天监。他怕误了你，便带孩子走了，去了哪里老身也不知道，临走之时，他托付我将你出嫁姚相公。姚相公现在已任陈留知县，并无正妻，你今天做他太太，是多么好的事呀！彭官人有八十两婚书在此，你看是不是？”

许氏见那婚书，竟真有彭应风签字（系姚宏禹仿签），不禁黯然神伤，蹲在船头垂首饮泣。

姚宏禹从船舱中走出，相见许氏。两人在这之前已有言语交往，故不陌生。许氏觉得这人还可靠，便接受下了既成事实，忍痛忘却前夫、孩子，和姚宏禹一同走了。

王婆立在岸上，一脸笑意看着那条大船缓缓前行，心里万分得意。

且说彭应风，在钦天监苦干一个月，已积攒下些许银两。这一天，他打算看一看妻子许氏，便带孩子出来，不想竟寻不见人了！忙问王婆：“我妻子哪儿去了？”

王婆口口叫屈：

“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前几天你用轿子接走她，今天却又来向我要人，莫非是要诈我家钱财么？”

说着，即要投五城兵马司，控告彭应风。彭应风是本份人，心想，妻子出走也许与王婆无干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又回到钦天监。

又过一月将余，那李公公牵扯到宫廷倾轧之中，被罢官收监，彭应风顿时断了工作，被逐出钦天府，连后来的工钱都没有计付。

但是，他仍不甘心就这样穷困落魄地回到山东。此时他已经知道妻子被人拐走，他不相信许氏会嫌贫爱富真的抛弃了他，总感觉她会回来找他。因此，他复又在王婆家住了下来，改学缝剪衣服谋生。

有一天，吏部郑郎中请裁缝做衣服，恰巧遇到彭应风。彭应风即随差人来到郎中衙内，做了半日衣服。孩子就在他身边睡着了。

到中午的时候，郑郎中家僮杨五拿来两个馒头，给彭应风当点心吃。彭深谢不已，将馒头放在桌上，并不吃。杨五便问：

“师傅你怎么不吃呢？”

彭应风说：“孩儿正睡着，等会儿醒来给他吃。”

杨五颇为感动，坐下来和彭应风聊天。问到彭身世，彭应风就将前情一一述说给杨五听，杨五大为惊异，随即就将这话告知了夫人。

那郑郎中也是山东人氏，夫人一听这话，马上让杨五把彭应风叫到帘外，问了个详细。听到彭应风苦情，夫人垂泪道：

“以后你不要再做裁缝了，就留在我府上吧。等候相公回来，我即对他讲你的事情，教他选你做官。”

不多时，郑郎中回府，郑夫人当即向他说了彭应风的事：

“今天来的这个裁缝非等闲之辈，他是山东来的听选监生。因妻子被人拐骗，身无盘缠，因此在这里学艺度日，准备着来日选官。相公可念乡里情分，帮扶他一下。”

郑郎中也是个向善的人，听夫人这话，当下即去会见彭

应风，问道：

“你既然是监生，可有文引？”

彭应风从胸前口袋里取出文引，递给郑郎中，郎中看罢，说：

“你的选期要等到来年四月呢。”

彭应风说：“来时未及细问，因此来早了。”

郎中说：“对你的事，夫人已告知我一二，我想帮你。这样吧，你明天写一张申请，我就可以选你。”

彭应风领命，喜不自胜，连忙写了一纸申请，将自己大致经历、学识才干，备述周详，请求封选，为朝廷尽力。申请递到吏部，传到郑郎中手里，郎中下令：

“委派彭应风去陈留县任县丞。”

彭应风领了凭，叩谢不已，急急返回，去王婆家告辞。王婆问：

“彭相公如此大喜，莫非是被选官了？”

彭应风据实相告，说已被派任陈留县县丞。

王婆心里一沉：糟糕！那姚宏禹正在陈留任县令，如果彭应风前去，见到许氏，前所设计谋，岂不全破了？心中一时惶惶无计可施。

王婆问道：“相公几时登程？”

彭应风说：“明日便行。”

王婆暗暗记住。

当晚，王婆寻找到无赖汉王明，道：

“住在我店上的裁缝彭应风如今得了官，任山东陈留县丞。郑郎中亦是山东人，托他将五百两银子带回山东。你若

有意，可以赶去杀了彭应风的头，银子全部归你，我一分不要。”

王明听了此语，决定第二天便依计而行。

第二天一早，彭应风带着儿子，告辞王婆，出京城，往东面去了。那王明操刀紧随其后。到一无人处，王明猛地跳在彭应风面前，喝着：

“汉子休走！”

刀正要劈将过去，王明突然动了恻隐之心，想：我劫他是为了他的钱财，何必要坏他性命？于是，他劈手夺过银两，彭应风文弱书生，哪敢抵抗？那孩子也哇哇哭叫起来。

“你们在京城得罪了什么人？”

王明想到王婆设计杀他，不为钱财，必有其他原因，因而这样问道。

彭应风将在京城遭遇之事泣诉了一遍。

王明暗想：那许氏一定是王婆设计被人拐掳无疑了！

这样一想，王明决心不纵王婆之恶，将银子又扔在彭应风面前，说：

“你命运多舛，我不忍心再加害于你。我将孩子的发辫割下，然后你们去吧。申冤自有申冤处。”

彭应风连连叩头感谢不杀之恩。

王明割了孩子发辫，回京见王婆说：

“彭监生和他的儿子已被我挥刀，这里有发辫衣服为证。”

王婆大喜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下祸根除了。”

彭应风到了陈留，方知本县知县即是在京城有过一面之

交的姚宏禹，两人备酒相庆，姚宏禹神色惶惑，无心叙话，酒席也散得早。

姚宏禹如坐针毡，不知该如何应付眼前局面。最后决定：暂将许氏禁锢在府内，然后急忙上书请求调离本县。

就这样，近一个月时光，悄然而逝。

有一天，彭应风的儿子被姚宏禹的家僮带入府中，正好被许夫人看见，许夫人抱住孩子大哭不已，问明情由，不顾一切冲出府宅，往彭应风住处去了。

此时，彭县丞正在设酒宴款待幕僚。许氏从屏风后背看视，见坐在主位的果然是自己的丈夫彭应风，一步抢出来，大叫“我夫你怎么这时才来！”泪如雨下。

夫妻紧紧抱在一起，各述原因。

在坐的姚宏禹知县知道罪行败露，哑口无言。彭应风怒目而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你身为国家命官，做出此等禽兽之事，该当何罪？”

随即，彭应风具状直告到开封府衙，包公大怒，表奏朝廷，将姚宏禹知县发配到武林卫充军。又差张龙赵虎往京城西华门捉拿王婆，以拐卖人口，唆人害命为罪，捆打一百，然后押出法场斩首。人心大快。

从此，彭应风和妻子许氏并孩子永久团聚，一直在陈留县任职。彭应风为政清廉，深得子民爱戴，不在话下。

血 衫

有一个叫宝石村的地方，自然条件好，盛产稻米，因富庶而远近驰名。宝石村离启庆县城三十里，常有做生意的人来往，因此，它并不显得怎样偏僻。

村上有个王姓人家，祖辈从事农业，颇为富有。长者王善近来已不再料理田庄地产，将诸等事情均交给了儿子王世彬。王世彬以勤勉著称，里里外外均是一把好手。王世彬妻子琼娘，是县城陈许的女儿，性格温柔，自从嫁到王家，奉事翁姑，极尽和顺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甜蜜。

有一天，陈许家的家僮进安急急忙忙从县城赶到宝石村，对琼娘说：

“老官人近日着了些风寒，病卧在床上，想叫你回去，陪他说说话，看护他几天。”

琼娘听说是父亲有病，心一下子悬起来了，恨不得马上回去看一看。当时，王世彬到田里去了，无人可以商量，便吩咐进安先到厨房吃饭，等一等。中午，王世彬一身泥水从外面归来，琼娘一边给他打水洗涮，一边把父亲病的事情对他说了：

“进安来告诉我说，我父亲病了，我想回去看一看，你要是同意，就去东院和爸、妈说一下，我和进安马上就走。”

“进安在哪儿？”

“他正在厨房吃饭。”琼娘唤进安出来见王世彬，王世彬询问了一下岳丈病情，觉得并不特别严重，便不想让琼娘去，说：

“现在正是抢收稻谷的时候，家里人手正是紧张，你怎么离开？再等几天，稍稍闲一些了再去怎么样？”

琼娘说：“我父亲卧病在床，以日为岁，这怎么可以等呢？”

王世彬执意不放她去。琼娘百般解说都没有使他松口，因此，琼娘闷闷不乐。到了晚上，琼娘暗暗思忖：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他身边又没有儿子可以依靠，母亲年迈，万一有什么差池，后悔都来不及了！倒不如不要让丈夫知道，悄悄和进安一同回去。等他发现，料定我回了父亲家，也不会过于挂心。我在家看护老父亲几天，病稍好就回来，也误不了什么大事情。

第二天清早，王世彬早早就起来下地收割去了。琼娘起来，梳洗完毕，便吩咐进安把后门打开，悄悄走出了家门。

当时天气尚早，正是秋时，田野间雾气漫漫，远远近近皆不见人影，却闻其声。琼娘一向守在家中，见此景致，感到颇为新鲜。那进安请得琼娘，心里十分高兴，边走边比比划划地说这说那，很是惬意。

说话间两个人来到一个叫黑松林的地方。这地方岗峦起伏，松林密布，是个不太安全的地段。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抢劫事件。

进安对此也了解一二，心里先有些胆怯，便对琼娘说：

“咱们今天出来得太早了，太阳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雾

又这么浓，这时候进林子怕不安全。我看咱们不如找一个地方先歇一歇，等一会儿或许也有人过林子，那时候我们再走也不迟……”

琼娘觉得这意见也好，就说：“这里地处僻偏，不如再往前走一走，到那片开阔的地方去歇，太阳很快就会照到那里。”

进安表示同意，两个人就一同往前走。

四野安宁，这里离村庄已经很远了，既听不见人声，也听不见鸡鸣狗咬。只从前面看不见的林子中，传来一阵阵猛禽的号叫，听起来叫人不寒而栗。

琼娘有些后悔。一是后悔不该不让丈夫知道，如果丈夫知道她执意要走，他一定会把她送过黑松林的；二是后悔起得太早，如果太阳升起来再走，此时也不至于……正在这样想时，琼娘忽然听见前面迷雾处有人说话的声音！

进安也听见了。他赶忙拉住琼娘的手，想躲到附近的一棵大树后面去。

然而已经晚了。前面来的三个壮汉已经看见了他们。琼娘想，见人躲避，反倒会引起人的猜疑，不如堂堂正正迎他们走过去……“难道坏人偏偏叫我碰上了不成？”

前面的那三个男人见前面有人，也停止了交谈。两拨人默默擦肩而过，那三个男人的目光始终盯着琼娘。琼娘低着头匆匆走过，恨不得即刻就到前面那片开阔的地方。

三个男人等琼娘和进安一过去，马上就停了下来。

这是三个屠夫，杀猪的人，一个叫张蛮，一个叫吴九，一个叫刘明。这天早晨他们正要到附近村庄买猪，因此，这么早就赶到了黑松林。